

新文化文藝叢書之一

實
驗
小
說
論

修
勾
譯

美 的 書 店 發 行

新文化文藝叢書之一

實 驗 小 說 論

序

左·拉·原·著

民國十六年六月——3000

實驗小說論一冊

(新文化文藝叢書之一) 定價三角半

原著者 左 拉

翻譯者 修 勾

發行者 美 的 書 店

上海四馬路
五百一十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小言

近年來，我看國內的文學家對於左拉的自然主義多有所誤解：有些以爲淫污的小說，就是自然主義的作品；又有些以爲左氏是主張照相式的描寫的。到底什麼是自然主義的文學？了解者實在不多。這也莫怪：國內現在既沒有左氏的著作又沒有左氏的文學論文，單借各國批評家主觀的批評，來批評左氏，未免有點失實。譯者本想先譯述他的著作，然後再來介紹他的主張，但現在覺得借他這篇實驗小說論很可爲他的主張的梗概，所以不揣冒昧的譯出來，先行介紹了。至

於譯章錯誤，在所不免，深望閱者指正！

一九二六，十，十三。

在我的許多文學論文中，我時常說，小說和戲劇的實驗方法：「重返自然」，戰勝本世紀的自然主義的進化，漸漸地催促人類智慧的一切表現都趨到一條科學的大道。不過，一種由科學確定的文學的意見，若不詳加說明，使人了解，必定會使人駭異的。所以依我的意見，現在來明斷地說明我之所謂實驗小說到底是什麼東西，人應如何理解牠，或許是有

益的。

我在這裏祇不過做一種借用的工作，因為實驗方法已經由生理學家裴乃德 Claude Bernard 在他的實驗醫學研究的導言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 中，很有力的而且非常明白的確立起來。這本成於很有勢力很有名望的科學家之手的書將為我立論的穩固的基礎。我在其中找到全問題的詳細說明，我現在祇限於引用幾條於我是必需的意見來，作我的無可反駁的論據，否則全篇將僅是他的原文了。我現在打算無論在問題的那一點上，都想站在他的背後說話。在許多地方，我只以「小說家」幾字替代「醫生」就足以使

我的意見明瞭，使牠有一種科學真理的尊嚴。

我所以不擇別的而引用導言恰因為「醫學」在大多數人的眼中，如小說一樣還是一種「技術」。裴乃德盡畢生精力，探討，奮鬥，使醫學走上科學的曠道。我們看見一種新生的，尚喃喃不能言語的科學，藉着實驗的方法，漸漸地脫離「覺象」Empirisme，走進真實的境域。裴乃德說明倘若這種實驗的方法可適用於非生物的研究，如物理，化學之類，牠一樣的可適用於有生物的研究，如生理學，醫學等。我現在也去設法證明倘若實驗方法導人了解形體的生活，牠也一樣的導人了解情緒的和智慧的生活。自化學而生理學，再自

生理學而人類學，而社會學，那不過是同一條路上的階級問題。實驗小說是在極端。

爲更使人明瞭起見，我以爲須在這裏將導言的梗概約略地說一說。這樣可以使人知道那書的大意及所用的材料，而我所引用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藉此格外明白。

裴乃德宣佈醫學賴生理學與實驗的方法已入科學之門後，首先確立起觀察的科學與實驗的科學中的異點。他得到結論說實驗 ‘‘Experimentation’’，畢竟祇是一種被激動的觀察 ‘‘Observation provoquée’’。一切實驗的理論的根基都築在懷疑上，因爲實驗家在自然之前不應該有一點預擬的成見，應該

時常保着他精神的自由。他只不過領受那些發生出來已被證實的現象罷了。

次之，在第二部分裏他即論到本題，他說明有生物的自勵性並不與無機物實驗法的使用相反。惟一的差異是無生物處於外的與普通的環境中，而高等機體的原子却沐浴於內的和完善的環境中。但也如外環境一樣，賦有一定的「物理化學的」Psycho-chimique 原質。因此，無論是有生物，或無生物，在自然現象存在的條件中，都有一種「絕對的確定說」，「Determinisme absolu」（註）他之所謂「確定說」即是確定各種現象相關係的原因。這種「最近因果」，「La cause prochaine」，

——他這樣名馳——不是別的，祇是「存在」，即現象的表現或物質的與物理的表現，「La condition physique et materielle de l'existence ou de la manifestation des phenomenes」而已。所以實驗方法的目的，一切科學探求的歸點，無論對有生物或無生物，就是一樣的：牠是去尋出某種現象與「最近因果」相連繫的關係，換言之，牠是去確定這種現象的表現所必需的條件。實驗的科學不宜顧及事物的「爲什麼」牠祇解釋「怎樣」就夠了。

(註)Determinisme 一字有人譯爲「宿命論」，我覺得這宿命二字易於誤會，所以把牠譯爲「確定說」了——譯者

裴乃德說明有生物與無生物二者在實驗上共有的種種意見後，即考察有生物在實驗上所特有的種種情形。惟一的不同處即是，在有生物的機體中，須考察現象的和合：“ensemble harmonique des phenomenes”。次之，他論及實驗有生物的方法，解剖動物，解剖時應備的條件，動物的選擇，在種種複雜的現象中如何應用算法，要之，他把生理學家實驗室內情形述得淋漓盡致。在導言的最後一部分中，裴乃德舉出許多生理實驗探討的例子，作他自己所發表的意見的靠山。另外還有許多生理實驗批評的例子。結末，他指出實驗醫學所遇到的哲學的障礙。他指出醫學上如何誤用生理學，醫生如

何沒有科學知識，如何異想天開，任意妄行。他結論說經驗的醫學與實驗的醫學並無逕庭處，彼此原是不可分離的。書的最後一句就是實驗的醫學並不趨附於任何種的醫家成說及哲學的體系。

這就是導言被我去掉了細肉的大概骨格。我希望這很簡短的註解足以彌補我這樣斷章取義的做法所必然要發生的缺陷；因為我自然只能引用書中幾段必需的來註釋實驗的小說。我重新說一句：導言即是我的立腳點，最富有各種論據與實證的立腳點。只有初出世的，尙說不清言語的實驗醫學能給我們實驗文學一種真確的意見，這種文學現在尙在卵

裏，連輕輕叫他尙還不可能的咧。

一

劈頭第一個問題就是：在文學上，從古代一直到現在，人們好像只用過觀察但「實驗」(註)是可能的麼？

裴乃德在觀察與實驗上討論得很長。二者中間有一條很(註)這裏實驗二字是原文的 Experience，平常可譯為經驗，但這裏却似乎應譯為實驗。原文的 Experimentation 我也譯為實驗。二者混和難辨，我無法只以括弧為 Experience 的實驗，以示分別。

——譯者

明顯的界線隔住。這條界線就是：「一個用「探索」的簡單的或複雜的方法去研究現象，而不使現象改變，自然給他如何他就說他如何的人，我們名他爲觀察家 *Observateur*：一個用「探索」的簡單的或複雜的方法，爲某種目的，去變更或改換自然現象，使牠們發見了自然本不如此的情況中的人，我們名他爲實驗家。」例如：天文學是一種觀察的科學，因爲人不至於想天文學家的行動能影響於諸星球的；但化學却是一種實驗的科學，因爲化學家倒能轉移自然，改變自然。依裴乃德的意思，這就是觀察家與實驗家中間一種惟一的，實在重要的區別。

我不能在這裏把他那些一直討論到今日的各種不同的說明——和盤托出。如我上面說過的，他臨了的結論是說「實驗」畢竟祇是一種被激動的觀察。我再引：「在實驗方法中，事實的追究，換句話說，事實的「探索」Investigation時常跟着一種理論，所以實驗家往往為審察或檢驗一種實驗的思想 *idea experimentale* 的價值而做「實驗」。於是人可以說，在這場合，「實驗」是一種為檢驗的目的而被激動的觀察。」至於，欲人明瞭自然主義的小說中所能有的觀察與實驗的種種，我只好借用以下幾行：

「觀察家祇是單純地察出他眼前的現象……他應該是現

象的攝影家；他的觀察應該真確地呈出自然……他靜聽自然，他在自然之前默寫。但是，一旦事實察出了，詳細的考察過了？思想和理論即刻到來，於是實驗家出來解釋各種現象。實驗家是一個照考察過的，已經證實多少有或然性的現象的解釋而組織「實驗」的人，他這樣使他的「實驗」，在推測的邏輯的程序中，有一種為檢察臆說或審查預擬的思想的結果……當「實驗」的結果表現出來時，實驗家即站在一種他所激起的真正的觀察前，他須檢驗牠，如檢驗一切觀察一樣，胸中不存成見。但此時實驗家的工作沒有了，暫時又成為觀察家；當他察出「實驗」的結果完全與「通常的觀察」